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前秦録九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便弓馬有政術好施下士石氏建武中以功拜龍驤將軍雄醜形貌頭大而足短軍中呼之為大頭龍驤石虎將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雄擊獲之洪以秋為軍師將

軍秋因宴鴆洪將併其衆世子健汲秋斬之健以人心思晉遂稱晉官爵以雄為輔國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取之遣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自帥大衆隨雄而進雄大敗洪將張先先遁歸長安雄長驅而進遂徇地渭北所過城邑無不歸附趙將石寧獨據上邽不下雄擊斬之健既據長安自稱天王大單于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雄力言于健請正尊號健從之即皇帝位雄進爵為王晉鎮西謝

尚攻張遇於許昌健遣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尚敗奔還雄乘勢逐北殺傷大半遂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戸於關中轉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為征虜將軍一作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衛將軍菁率衆拒之敗之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修弘送長安尋與菁帥步騎四萬屯隴東是時張遇欲引關中諸將以雍州歸晉事覺伏誅而孔特等起兵應遇衆至數萬雄乃帥騎還長安

遣菁略上洛郡雄與子法分討孔特等誅之進克司竹晉大司馬桓温來伐别將司馬勲出子午道健遣雄同太子萇等帥衆拒之戰於藍田為温弟冲所敗退屯城南䕃帥騎七千襲破司馬勲於子午谷又與桓温戰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温還遣雄遂攻喬秉於雍以疾卒于軍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謚曰敬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

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姬旦也子堅襲爵及堅僭即帝位尊謚曰文桓皇帝

符菁

符菁健兄子也健既代洪統衆稱晉官爵以菁為揚武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覘取洪遣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臨别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東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菁轉戰而前與洪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諸城盡陷所至降附健入長安自稱天王以

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宫健即皇帝位菁進爵為王遣菁同東海王雄略地關東大敗晉師張重華遣其將張弘宋修帥衆會王擢來伐菁與雄拒之大敗凉兵虜其二將苻飛為楊初所敗菁與雄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雄還長安菁遂掠地上洛晉大司馬桓温來伐菁同太子萇帥衆拒之温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與萇等相持會温軍乏食徙關中戸口而歸菁等尾擊之温復大敗健賞拒温之功以菁為司空未幾進位太尉尚書

令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為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符黃眉

符黃眉健之兄子也神器秀拔雄勇多奇略初為健輔東將軍遣鎮洛陽皇始三年張遇之亂黃眉自洛陽來奔健以為衛大將軍淮南王生素與黃眉友善及即位封為廣平王時生用法嚴酷生舅强平直諫忤旨生怒

殺之黄眉同苻飛鄧羌以太后故叩頭切諫生弗聽出黄眉為左馮翊姚襄略地關中生遣黄眉及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襄深溝固壘不戰羌説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鋭氣喪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為人彊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旌長驅直壓其壘門襄必怒而出師一戰成禽耳黄眉從之遣羌先引騎三千軍於壘門挑戰襄怒盡鋭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平原羌廻騎逆

擊黃眉帥大衆繼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還黃眉既立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苻法

苻法字永則小字阿法雄庶長子也為生後將軍封清河王生殘虐滋甚宗室勳舊殺害略盡一夕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

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數百鼓譟繼進引生置於别室斬之法固以位讓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以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東海公堅母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出遊宣明臺見法重門高第車馬輻集恐終不利於堅乃與衛軍李威謀賜法死堅性仁孝於法尤為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

海公勑為清河公陽後謀反事洩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為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甍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乃赦不殺徙陽於高昌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後刼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符融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

健封融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竒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朝野所屬堅僭號改封陽平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尋除中軍將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目過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屠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稱其妙速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總内外刑政修理進才理

滯可方王景略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夕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黒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

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離為馬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

其婦謀殺蓮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刼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逐之既擒刼者刼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先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擿伏如此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莫不馳

驛與議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
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慰諭
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司隷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尋轉司徒
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
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説堅以平吳封
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

不歸今江東雖不絕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
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
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
國之所併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
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及堅銳意攻晉融又切諫曰
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
說臣恐非但無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讎思聞風
塵之變兾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閑

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亦弗納遂以融為征南大將軍率騎寇樊鄧戰於淮水敗績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堅奔至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宫哭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垂萇之叛悼恨彌深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使持節

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朗固辭不得已起而就官既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多所凌忽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什法汰問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尤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麗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果驗又食鵝肉知黒白之處人或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寳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意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歛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乗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宏

苻宏堅長子也堅自稱大秦天王立宏為皇太子建元元年匈奴曹轂劉衛辰帥衆寇杏城索虜烏延等亦起兵叛通於衛辰堅帥中外精鋭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堅平定朔方廵撫諸夷振旅而還六年堅復遣丞相王猛督諸將率步騎六萬向鄴乃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躬率精鋭十萬為之後繼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往迎之因謂堅曰監國幼

沖鑾駕遠臨脱有不虞悔之何及乃并軍攻鄴拔之遂平燕冀堅議大舉伐晉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㑺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于内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内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河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

弓上下氣厲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如此安有不克沙門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卒有淮南之敗慕容沖遣偽尚書令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斬首虜二萬堅屢為慕容沖所敗固守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

載帝入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付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先歸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辯壁拒之乃奔武都氐豪强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宏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簒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玄滅義熙初謀叛寇湘中伏誅

苻暉

苻暉堅第二子也堅即位封為平原公建元十六年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十五萬户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如古諸侯以暉為都督豫洛荆南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配氐户三千二百合淝之敗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暉於洛陽堅驛書使慕容垂將兵討之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南結丁零殺苻飛龍盡坑其衆暉又遣驍將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暉率洛陽陜城之衆歸長安會慕容冲引師

來攻去長安二百餘里城內戒嚴堅乃拜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拒沖河間公琳以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令婦人乘牛厲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暉出拒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沖遂據阿房屢敗暉兵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恚憤自殺

苻琳

苻琳字永瑶堅第五子也封河間公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犂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藻清麗高步一時慕容冲寇亂長安堅以琳為中軍大將軍率衆三萬擊冲於灞水之上為冲所敗中流矢死

苻詵

苻詵堅之少子也封中山公最有寵於堅堅與群臣議大舉伐晉詵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宫竒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歳前

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决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不聽竟為晉所敗堅後自縊於新平佛寺詵亦自殺

符雅

符雅堅之疎族也權略無方雄毅厚重人稱其有良將之才在生世巳為右衛將軍堅即位封西縣侯出為秦

州刺史建元七年以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初仇池公楊世以地降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世死子纂代立遂受晉朝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纂争分堅遣雅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進次鷲陜纂率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於陜中為雅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楊統統帥武都之衆迎降纂將頎密亦詣雅降請為内應纂

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

符洛

符洛堅之從弟也為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封行唐公以北討大都督帥幽兾兵十萬擊代有功加征北將軍洛兄重為豫州刺史北海公鎮洛陽建元十四年重以洛陽謀反堅曰吕光忠正必不同也命光收重檻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其後二年春正月堅復以重為鎮北大將軍鎮薊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堅深忌之

故常為邊牧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為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縛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詳具堅傳）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决矣拒謀者

斬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秦王以平規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為其謀主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讃為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為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等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猶豫未决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潛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

讚曰今諸國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頗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帥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為逆此天下所共疾愿頋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南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廹於兇

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陽平公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北海公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

萬與衝等戰于中山大敗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之長安呂光斬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規堅赦蘭殊徙洛於西海後為梁熙所殺

健后強氏

健后强氏略陽人左光禄大夫强平之姊也健僭號天皇立為天皇后及健寢疾强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生為太子生既嗣位尊為皇太后生荒耽淫虐刑殺不道其舅強平切諫忤旨生怒誣

以妖言欲殺之廣平王黄眉等侍讌禁中叩頭請曰平太后之弟也陛下縱欲殺平獨不念太后乎生弗聽乃鑿其頂而殺之太后遂以憂憤卒謚曰明德皇后

生后梁氏

生后梁氏略陽人左僕射梁安之女也初為淮南王妃生嗣僞位遂以壽光元年立為皇后會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占曰不出三年國有大喪生曰朕與皇后對臨天下遂殺梁后以應之

堅太后茍氏

太后茍氏略陽氐人堅所生母也以堅永興元年尊為皇太后堅殺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法不受群臣復固請於堅太后泣謂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臣固請堅既即位署法為丞相東海公太后以法長且賢素得衆心疑忌特甚後遊宣明臺見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懼終為變遂與李威謀賜法死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比發三

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後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當棄之市朝柰何投之方外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轘而殺之建元十一年以疾卒追謚曰明德皇后

堅夫人張氏

堅夫人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冦江左群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於人主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

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謗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驚逸武庫兵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徼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興兵南伐張氏請從其夜堅夢葵生城内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

堅不從果大敗於壽春單騎遁還顧謂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潸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丕后楊氏

丕后楊氏仇池氐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初為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為皇后慕容永殺丕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為上夫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為永所殺登既嗣位追謚曰哀平皇后

登后毛氏

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為皇后其四年登留毛氏及輜重于大界營姚萇率兵襲之營壘既陷萇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毛氏有姿色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乎

甚怒殺之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疇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二

前秦錄十

趙俱

趙俱南安羌酋也一云天水人洪自稱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俱為從事中郎及健之世遷河内太守光禄大夫尋以洛州刺史出鎮宜陽俱從弟右僕射韶中護軍誨有寵於生生即位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

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雷弱兒

雷弱兒南安羌酋也洪稱秦王以弱兒為輔國將軍健嗣位以弱兒為太尉俄遷大司馬初晉揚州刺史殷浩陰遣人誘弱兒等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黄

眉自洛陽西奔以為弱兒等事已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箋以為弱兒等容有詐謀未應輕進不從浩遂為姚襄所襲走保譙城襄浩相持秦人遂收漁人之利弱兒之計也其後桓温來伐健遣太子萇帥雄菁等拒之戰於藍田為温所敗温進次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悉發精兵三萬遣弱兒與萇合兵拒之温不得前師還乏食僅入潼關健賞拒温之功以弱兒為丞相及健寢

疾受遺輔政弱兒性剛鯁好直諫以生嬖臣趙韶董榮姧佞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恨之譖之於生生遂殺之并其九子二十七孫弱兒推誠苻氏年高有功生既殺之於是諸羌皆有離心叛者相繼

魚遵

魚遵馮翊人也洪稱秦王以遵為右將軍領右長史健代洪統衆時杜洪據長安健規取之悉衆而西以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橋以濟所過城邑無不降附健即

位論功以遵爲太子太師俄遷左僕射司空及賞拒桓温功進爲太尉健寢疾以遵爲太師録尚書事受遺輔政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乃誅遵并其七子十孫追謚曰廣寧公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節健常嘆曰天下群

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昌不和乎甚見敬重生既嗣位殘虐無道殺戮大臣隳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侍中强國等皆以佞幸進疾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隳曰董龍榮之小字也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與强國言於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加刑乃殺王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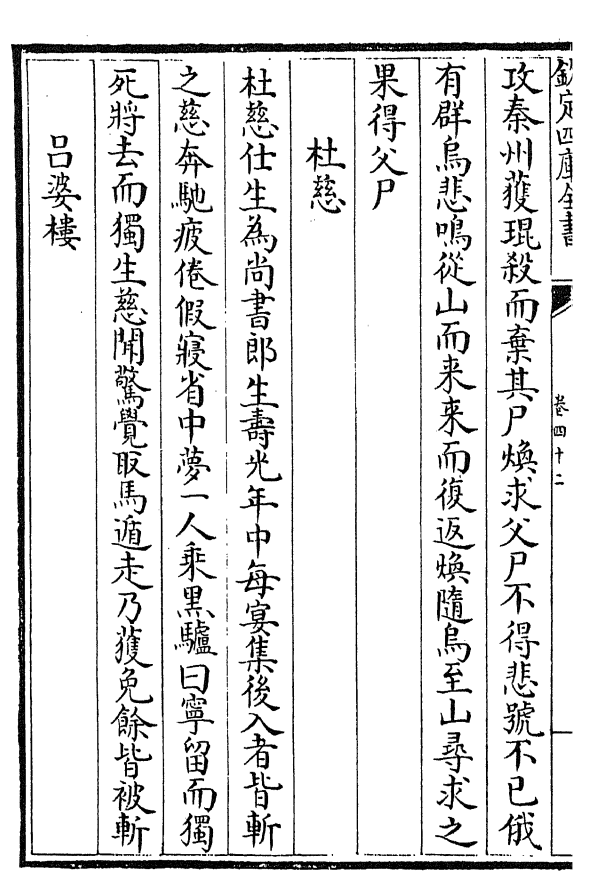
將刑榮謂之曰君今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瞋目而叱之

強平

強平略陽氐人健之妻弟也皇始元年以平為太傅生即位以為左光禄大夫平雅好直言不避權佞會有日蝕之變極言切諫生怒誣以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趙煥

趙煥父琨為秦尚書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



攻秦州獲現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烏悲鳴從山而来来而復返煥隨烏至山尋求之果得父尸

杜慈

杜慈仕生為尚書郎生壽光年中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慈奔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留而獨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獲免餘皆被斬

呂婆樓

呂婆樓字廣平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自沛避難徙馬因世居之遂爲酋豪秦王健立以爲散騎常侍後進侍中尚書與東海王堅友善及生嗣位薛讚權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復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見猛一見如舊任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深

然之於是清河王法與平老等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帥麾下繼進斬生於別室堅遂稱大秦天王以婆樓為司隸校尉後守太尉卒其子光後稱涼王別有傳

樊世

樊世本氐豪也佐健定關中有大功拜特進姑臧矦負氣倨傲王猛親幸用事勲舊多忌之者世於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事權君無汗馬之勞何

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而君食之耶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一云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吾終不處於世也猛以白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婚已乆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也安有上下世怒欲起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

命斬之西廐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而坐鬢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

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帥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

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
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
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將還賜猛車馬拜
高官都護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
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也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
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
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立以猛為中書侍
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劫盜充斥乃轉

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涖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剪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赦之遷為尚書左丞

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
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
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
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毁之堅大怒出騰為甘松
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頃之遷
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並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帥
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刼盜公

行及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
賜美女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
十乘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
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
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庶竭命戎行甘馳驅之役敷
宣王化盡筋骨之效𥜥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
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

弘化已熈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戛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賔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輙以悉停督任不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侍將軍矦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蕩群兇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不許數年復授司空猛復上疏辭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

替身亡斯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冐宰崇重忝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哂之臣何庸猬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遠隣實令為虜輕泰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敝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儗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吾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装是

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莫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境内殊死以下及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得失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疾篤親臨省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不以晉為

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我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尚書餘悉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疋穀萬石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梁平老

梁平老略陽氐人也才識明敏令行禁止堅以其有王

佐之才傾身禮之素與友善生嗣位為特進領御史中丞生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係一日如度十年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遂與定議殺生堅即位以為尚書左僕射進使持節都督北蕃將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以備匈奴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朔方矦建元八年十一月卒謚曰桓平老在鎮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其子

成歷位中壘將軍充州刺史轉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尋遷衛軍將軍屯兵洛澗淮南之敗為晉所殺

梁讜

梁讜字伯言略陽氐人也愽學有儁才仕健為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堅既即位出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未幾進位侍中讜與弟熈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

綺章

陸績

陸績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辨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仕堅為荆州刺史

鄧羌

鄧羌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生時為建節將軍生每欲殺之惜其雄武出為行咸陽太守堅即位遷驍騎將軍領御史中丞羌性鯁直不撓與王猛協規齊志疾惡糾

索無所顧忌權貴斂跡姦猾屏氣尋進尚書復為建節將軍討平李儼以功遷建武將軍洛州刺史王猛伐燕師次潞川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失期當斬羌止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以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奉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

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耳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猛遂陳兵渭源嚴誓將士時燕兵甚盛猛望見而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者君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户矦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徐成奔赴評軍斬將搴旗殺傷甚衆燕軍大敗鄧羌請部

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預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菽采菽非無以下體猛之謂矣長驅至鄴拔之進為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邑三千戶封眞定侯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為司隸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盪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後從行唐公洛征伐有功遷幷

州刺史陽平國常侍巴夷冦亂復以鎮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率甲士五千討之遂平益州勒銘嶓山振旅而還堅引見於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乎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進車騎將軍并州刺史羌有子數人皆以義烈稱其少子翼為河間相慕容垂圍鄴以翼為後軍將軍冀州刺史直定侯翼泣對使者

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君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復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受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内史

張平

張平代郡人一云譙國銍人初仕石虎爲部將閔之亡也平帥所部稱藩於燕既而結援於秦擢授大將軍冀

州牧平既跨有新興雁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鎮自號幷州刺史一作豫州刺史寇掠秦境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柳率兵禦之柳等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羌分據汾上獲其養子蚝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仍署為右將軍先是平養一狗名曰飛鷰形若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行聲如平常平甚惡之會晉遣參軍桓宣就平授平節度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扞禦北方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乂意

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命破之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遂攻平破之平尋没於秦

張蚝

張蚝本姓弓上黨泣人也膂力過人能却曳牛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張平愛之養以為子淫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懟乃割隂以自誓遂為閹人銅臺之戰一作銅壁蚝

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四五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毛中之前鋒鄧羌擒之以獻平懼請降堅拜平左將軍以毛爲虎賁中郎將甚見寵愛常侍左右尋加廣武將軍同前將軍楊安攻拔苻庾於陜城王猛督諸將伐燕毛以虎牙將軍受猛節制楊安攻晉陽不克猛使毛爲地道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克之是時猛衆止六萬而燕師三十萬毛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殺傷甚衆戰至日中燕

兵大敗乘勝逐北猛遂滅燕以功進蚝位為前將軍晉叛臣王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堅遣蚝與王鑒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將夜襲鑒蚝鑒蚝退屯慎城建元十二年蚝以前禁將軍同鄧羌等帥步騎二十萬與行唐公洛會兵攻代昭成帝逆戰不勝退遁陰山後度漠南為子所弒蚝與李柔勒兵赴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振旅而還十四年堅以蚝為并州刺史十五年入為後將軍十八年

晉楊亮攻涪城堅遣秏師兵救之秏出斜谷亮引兵退

建元末堅大舉伐晉秏以驃騎將軍為前鋒敗謝石於

淝南謝玄謝琰勒兵數萬陳以待之秏退列陣逼淝水

晉師不得渡陽平公融因謝玄之請渡軍却陣勢不能

止遂至大敗堅至洛陽遣秏率羽林五千戍幷州長樂

公丕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川秏同幷州刺史王騰迎入

晉陽始知堅凶問發喪舉哀丕即偽位進秏為侍中司

空封上黨郡公王永宣檄州郡推秏為中軍都督其見

重如此毦方面之勲不逮鄧羌而時人咸曰鄧羌張毦俱萬人敵也

李威

李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之姑子也少與魏王雄友善結為刎頸交苻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及即位以威為左僕射威得幸於苟太后初謀弒生及誅堅兄清河公法皆威與太后潛决太謀雅重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

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産也猛以兄事之進
領護軍封建寧侯匈奴右賢王曹轂叛秦率衆二萬寇
掠杏城堅自將討之使威以衛大將軍同王猛輔太子
宏守長安時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虚來
襲威擊斬之堅還以功拜太尉尋加侍中建元十年卒
謚曰烈公初苟太后少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
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
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

乃止

徐嵩

徐嵩字元高建武將軍冀州刺史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初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長安之敗嵩以中壘將軍據險自固及登嗣位拜為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太初二年姚萇遣姚方成

攻雍州城陷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忠武

薛强

薛强字威明河東汾陰人也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

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强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桓温入關中猛以巾褐詣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卿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聘命强聞之自南山来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堅僭位猛見委任陽平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為不

可屈乃止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欲與相見强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諸將咸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禄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輔佐户尚書年九十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右長史關内侯父清仕慕容暐為黄門侍郎並以才學著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兾州神童陽平公融牧兾州心禮敬之拜陽平國侍郎領兾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庻事入為賔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郎後長樂公丕牧兾州引為征東功曹太原郝軒名知

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亾避亂齊魯之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㬥郝軒歎曰以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為吏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歴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厲志操篤學無倦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饑寒魏太祖征慕容寶軍次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濵為追騎所執送於軍門遂留仕魏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後仕太宗

爵至上公詳見魏書本傳

姜宇

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丈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為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堅

屯騎南巴二校尉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淮南之敗字以尚書領前將軍與河間公琳擊慕容沖為沖所殺

索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為冠族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斂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

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寛和夷夏懐其恵天錫甚
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為別駕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
守淮南之敗吕光叛據姑臧泮城守不降光攻而獲之
讓泮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熈無狀絶孤歸路
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
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梁公何罪而
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耳豈

肯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光怒命誅之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菱有儁才仕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楊安

楊安者名將也其功幾與鄧羌相埒而不與佐命之列即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自匈奴右賢王曹轂之叛也堅自帥中外精鋭討之於是以安為前鋒都督

安時已拜前將軍矣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請降次年遣安同輔車王猛帥衆二萬入寇荆州轉攻南鄉掠安陽民萬餘户而還三年李儼為張天錫所攻退守枹罕遣使請救堅復遣安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之與天錫將楊遹戰於枹罕之東破軍殺將師還拜前將軍如故是歲晉公柳叛於蒲坂魏公庾等起兵應之堅命諸將分討叛者而勅安與張蚝頓兵陜城三十里外堅壁勿動俟秦雍已平然

後併力取之已而王猛攻蒲坂誅苻柳因遣鄧羌助安攻陜城拔之執庾送長安遷鎮南將軍六年堅遣安等十將帥步騎六萬伐燕俱受王猛節度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不下王猛助之遂為地道以入執其刺史慕容莊師還論破鄴功賜爵博平郡侯進吏部尚書七年復以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加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九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安擊敗之乘勝逐北諸城奔潰進拔

漢川轉攻梓潼降其太守周虓別將取梁益二州邛莋
夜郎皆來歸附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十
年蜀人張育等起兵自稱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等五
萬餘人進圍成都俄而育重爭權自相舉兵堅遣鄧羌
帥騎助安襲擊育敗之安復敗張重於成都南斬重羌
擊斬育益州遂平頃之以安為荆州刺史移鎮樊鄧十
四年長樂公丕攻襄陽遣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丕後
陷襄陽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代安鎮樊鄧

楊定堅傳作佛奴之孫

楊定仇池公楊纂之族也父名佛奴奔降於秦堅以其女妻定拜定為尚書後為領軍將軍淮南之敗關中擾亂定盡心力奉事堅堅死乃將家屬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聞丕即位遣使迎之丕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進平天水略陽郡

遂有秦州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登稱尊號以定為大將軍益州牧俄加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後與乞伏乾歸戰軍敗見殺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

高泰

高泰字子伯渤海蓨人瞻之從子也仕燕為車騎從事中郎慕容垂之奔於秦也泰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

於慕容評曰今吴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銷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郎泰遣黄門郎石越聘燕慕容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昌盛泰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宫為有司所糾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

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皆不從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来何其遲也泰曰罪人来受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宫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宫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乃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入言

於堅堅召見與語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及秦之敗秦征東府官屬疑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於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卿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為也申紹聞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子湖等見燕傳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為堅著作郎後遷黄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内外性好幾諫無所廻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来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為酒正令人以極醉為限

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

急語阿誰一作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皆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强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晩泥洹一

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授大道後逍遥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郄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

朱肜

朱肜京兆人隱居不仕堅以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隷校尉侍中中書令猛上疏辭謝因薦肜以自代堅不許而以肜為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建元七年以肜為羽林左監同楊安徐成等伐仇池公楊纂戰於陜中纂兵大

敗面縛出降彤等振旅而還以功拜秘書監楊安鎮仇池進攻漢川堅遣彤率卒二萬為前鋒晉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之衆来拒戰於青谷亮師不利安乘勝攻拔漢中轉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人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彤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安於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奔南中彤等遂陷益州堅以楊安鎮成都彤引兵還仍為秘書監次年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肜固請誅鮮卑堅不從建元十二年以前將軍從征代有功十六年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肜切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十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事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堅宴群臣於逍遥園令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少年者長不滿四尺而聰慱善屬文因肜上逍遥戲馬賦堅覽而奇

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因善彤之能得士十八年堅欲大舉伐晉彤進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萬里風披晉王自當束首軍門堅大悅遂鋭意攻晉卒致敗滅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貎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本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虚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為穴而居之諸

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餘穴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之門人聞而復隨乃遷於倒虎山一名玄象山在𤔲車山北堅累徵不起公侯以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堅將欲南征遣使者問其休咎嘉曰金剛火殭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因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

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屣杖猶存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屣杖諸物亦如之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後與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

乎嘉答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録十卷其記事詭怪今行於世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静寡慾

清虛服氣飧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泰山人於今猶法之）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

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堅遣使者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服及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冠衣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林之性情存巖

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至華陰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法喜

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專精致業遍通三藏闇誦增一阿含難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國内遠近咸所推服少而遍遊諸國嘗謂弘法之體宜

宣布未聞故遠涉流沙懷道東入秦建元中來至長安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未有四含堅武威太守趙整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整慕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法喜譯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及春綿延二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法喜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曇邕

曇邕本姓楊略陽氐人也一云關中人居貧篤學過高陽僧富見其採薪為燭以照讀書遂資其衣食邕後仕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建元十九年從堅南征為晉所敗還至長安遂舍族出家

僧朗

僧朗京兆人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中因謂之朗公

谷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居崑崙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堅欽其德素遣賜襯遺并致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盖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隅以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光迴盖京邑并奉紫金數斤供度形像繢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相納想

必玄鑒見朕意焉朗答書於堅曰如來永世道風潛淪
忝在出家棲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
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微虛未堪跋涉願廣
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為設施福力之功無不
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堅復敦請再三既至遂以師
禮事之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氷霜學
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慕容垂慕容德並皆致禮
及姚萇時興復遣使遺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

神展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克寧伊洛兾因斯會東封廵狩憑靈仗威湏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垂及德亦各有書與朗見垂傳建興四年及德傳二年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陽平公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

遂大宴群僚酒酣目左右叔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至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樂安男朗尋之入於海島

僧涉公

僧涉公者西域人一云本蜀人不知何姓少為沙門以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神龍時天大旱

堅命咒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霈然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死堅哭之甚慟卒後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惟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監朱肜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於雲漢哉此公其大聖人乎肜曰斯術幽遠亦曠古之奇也其思仰如此

徐義

徐義高陸人一云咸陽人初仕堅征東參軍丕嗣位進為吏部尚書封縣公尋加右光祿大夫侍中司空俄拜右丞相義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為慕容永所獲乃械梏其兩足編髮於樹將加刑戮至夜義專念觀世音經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忽開裂械於重禁之中髮既得解足亦得脫而走百餘步若有人導之者遂

隱草中聞追兵交馳秉燭悉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得免於難因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

釋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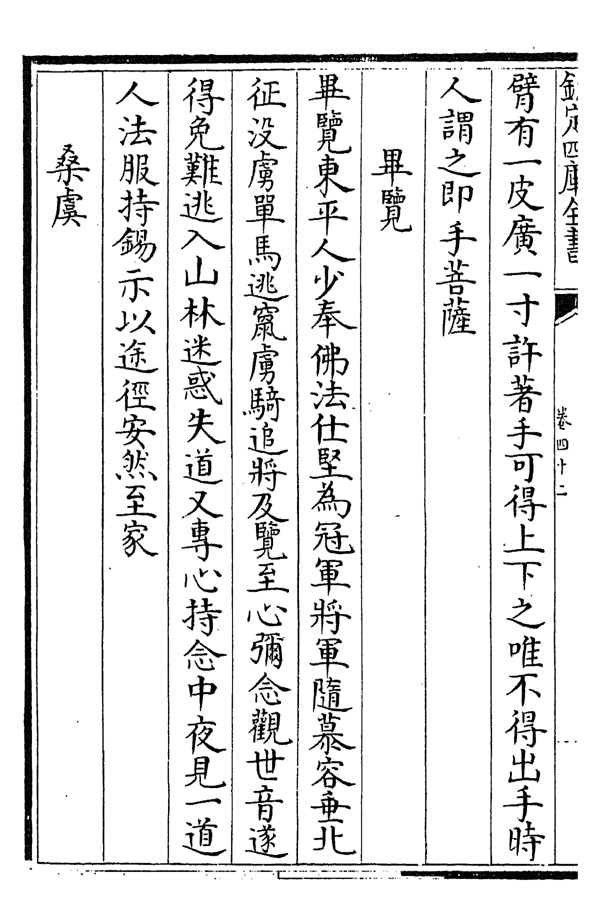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見而嗟賞與語終日因事為師澄講論往復疑端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樁樁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

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後避地南投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對常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註經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扗西城當相助弘道可時時設食識者知安所夢

賓頭盧也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氣清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送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惟建業一隅未能克復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陽平公融及朝臣並切諫終不能迴會堅出遊東苑命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

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輿輦之榮未稱其意此乃朕之願也命翼扶安上輦於是翼跽而掖之先是群臣以堅信重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安因此極諫堅終不納詳具堅本傳

羅什在西國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左



臂有一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即手菩薩

畢覽

畢覽東平人少奉佛法仕堅為冠軍將軍隨慕容垂北征没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彌念觀世音遂得免難逃入山林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人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毁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諸兄仕於石氏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毁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黄河走海徼近將伸前志欣然就職石虎時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領河北郡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

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萊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避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人以此高之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堅青州刺史朗甚器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王兗

王兗本新平氐也仕堅為中山太守固守博陵為秦拒燕王即位以兗為平州刺史先是慕容麟攻兗於博陵

至是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而出聚衆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卿之君也卿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也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言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此卿

棄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充及固安侯鑒

並為麟所殺

苟輔

苟輔南安人也為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輔度不

能守議欲出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芍令馮羽尚書

郎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

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

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乆而無救郡

人横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馮愍城固守後萇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内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追擊斬獲萬計至是糧盡矢竭外援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脱奔長安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初石虎末清

河崔悦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悦子掖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為耻故相率拒萇以立忠義

竇衝

竇衝武都人趙公雙之叛堅遣楊成世等討之為雙所敗堅乃命衝以左禁將軍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秉勝至榆眉衝擊敗之師還進位左將軍行唐公洛以和龍

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堅遣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進討戰於中山執洛及其將蘭殊堅欲伐晉以姚萇為龍驤將軍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以相授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二萬進攻蒲坂堅使衝討之大破於河東沖又遣將高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衝與前禁將軍李辯擊走之斬首千八百級堅後為姚萇所殺衝奔據茲川有衆數萬聞長樂公丕即位遣使

上表於丕丕以衡為梁州牧開府儀同三司是時左丞相王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豪傑嚮應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衡相為首尾聲勢甚振萇衆大懼會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敗死丕南走援首於晉南安王登具丕凶問乃稱尊號以衡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為萇所敗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隴東諸軍事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尋拜右丞

相衡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遂自稱秦王建立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衡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衡遂與萇連和登為姚興所殺南安强熈等推衡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攻之衡走汧川汧川氐仇軌送於興

王永

王永丞相猛子也清修好學堅以為扶風太守其弟皮凶險無行建元十一年為散騎侍郎謀反事洩堅以猛

故赦不殺徙置朔方之北而因以永為幽州刺史永長於撫字甚得人心堅自淮南之敗垂萇繼叛亂者四起而永意氣彌厲與平州刺史苻沖率二州之衆以討慕容垂垂遣其將平視迎擊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績平視進據薊南永求救於振威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視於薊南永乗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慕容垂復遣慕容佐與平視共攻薊永力戰屢敗乃使宋敞燒和

龍及蒯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長樂公丕時在鄴城將西赴長安永遣使招之丕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張蚝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留刺史苻沖守壺關自率衆一萬赴丕丕始知長安不守及堅凶問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尋加司徒録尚書事左丞相宣檄四方共討姚萇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

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義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數萬進據平陽慕容永遣使假道東還丕不許乃使永與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石子大敗永死之皮時為略陽太守以郡降於姚萇

徐成

徐成嵩之叔也純直端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

醜極當時猛伐燕時成以射聲校尉爲鄧羌部將猛使成候燕軍虛實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欲殺之以正軍法鄧羌請之不得幾欲勒兵攻猛其愛成若是從羌奮擊燕軍出入燕陣旁若無人以功拜并州刺史尋加鷹揚將軍帥步騎三萬攻拔劍閣進位右將軍姚萇來伐秦遣成等討之爲萇所敗獲而弗殺遂降於萇萇之將甃也其子興殺之

郭慶

郭慶不知何許人以遊擊將軍從王猛伐燕拔取晉陽二州燕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来援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慶以鋭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放火燒營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使戰評遂大敗猛乗勝攻鄴暐出奔晉陽慶率騎追之暐遇盜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執送於堅追評至於遼海縛送之其部將朱嶷追慕容桓於遼東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

秦論功以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

賜爵襄城侯

王統

王統擢之子也擢奔降於秦秦王健以為尚書堅立之二年以統為扶風内史建元七年遷益州刺史與別將楊安攻克仇池拜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尋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降其部落五萬餘戸九年復從楊安入寇漢川統以銳卒二萬為前鋒進平益州遂代

安鎮仇池十二年堅遣武衛苟萇等伐張天錫統率涼州之衆為萇後繼天錫詣降統還秦州堅以其弟廣為益州刺史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郡太守費統等將水陸三萬為前鋒亮次巴郡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別遣王亂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以江夏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身帥所部奔還隴西遂以依統聞丕即位統兄弟咸遣使詣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統為鎮西大將軍廣為安西將軍皆進位州

牧廣後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爲興所敗亡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之送詣姚萇興既敗廣進據平陽復謀伐統統亦以秦州降萇萇後寢疾召其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遂殺統及廣等萇聞之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也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寛雅有器量年十四代父統軍堅時諸

部乖亂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及劉顯之難乃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歸魏見魏書列傳

夏默　護磨那　申香

夏默乞活人堅以為佐鎮郎護磨那胡人堅以為右鎮郎申香奄人堅以為拂盖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一作三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許謙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堅從

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讓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鄉里後仕于魏太祖

裴詵

裴詵河西解縣人晉武威太守粹之子也仕晉太常卿避地涼州堅克河西詵與兄子憬自河西歸桑梓復居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憬仕秦大鴻臚生二子天恩天壽

韋羆

韋羆京兆杜陵人也仕堅丞相長史為王猛所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為東海太守堅滅奔於江左

杜冑

杜冑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孫也仕堅太尉長史子嶷為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

寇修之

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也仕堅至東萊太守堅滅奔魏

何熙仲

何熙仲仕秦記室叅軍撰秦書八卷多記苻健等事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儒學宋氏以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

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主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氏爵

號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武功人陳留令蘇道賢之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智識精明儀容妙麗年十六歸於竇滔滔甚敬之及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因織錦為廻文詞多不載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二